



滕州大坞镇袁村后庙遗址及作者家中留下的吊唁簿



【私家地理】

滕州后庙遗址上的遐思

□文/片 杨建东

小时候，娘常说，你在庙里认过师父，是小和尚，小和尚都能长大，不夭折。

父母作古，每年清明、十月初一我都回故乡——滕州大坞镇袁村上坟，来去匆匆。几年来，我一直想去村后的小庙遗址看看，不只是想收集一点乡土文化资料，重要的是我与小庙有六十多年若隐若现的牵扯。

我退休前做考古工作，对古迹有浓厚的兴趣。前年冬天，我对叔伯弟说，你领我到破庙看看吧，弟说只剩下庙台了。来到村后，举目北望，草木肃杀，天高云淡，村后一里是宽阔蜿蜒的界河，河北是层峦叠嶂的群山，能清晰地看见山上的滕州烈士陵园和国防教育基地。滕州文史资料记载，袁村西曾发现汉墓。“找到了，来看看。”叔伯弟呼我过去，此处土台有一人高，比篮球场大了不少，文字记录说是长35米、宽28米，台面平整，有口老井。大殿的基础尚存，十几块石板刻着墓道及三角形图案，其中一石雕刻着铺首衔环和青龙，应是汉墓中的石料，修庙时将墓石运来做建筑石料。整座庙的建筑格局是四合院式，大门向南，大殿有三间，有东西配房。

没点年纪的人说不出子丑寅卯，我去找90岁的族叔杨正生夫妇，他们的次子也是庙里和尚的徒儿。夫妇俩回忆道，庙名记不清了，反正村里人都叫它后庙。大殿都是青砖墙，庙顶灰瓦。大殿北壁的神台上有泥塑主神，左右有配祀神像，东西壁的神台上各有十几尊塑像，塑像的表情有和善的，威严的，狰狞的，各路神仙主宰，掌握着人间的荣枯休咎、疾病寿命，各家有所求时便去庙上给哪路神仙上香。

那时我们村年轻的妇女添了男孩，恐怕夭折，便抱着满月的婴儿去庙上认师父。妇女抱婴儿跪在庙里，和尚焚香击磬，妇女胆小不敢抬头看凶煞神像，自始至终听从僧命。和尚给徒儿一律赐名“悟×”，而后送给徒儿一顶小黑帽。妇女抱婴儿回家，满面春风地告诉丈夫、公婆说这孩子有灵性了，保证逢凶化吉能长大。也许真有灵性，方圆十几个村连山后邹县的妇女也抱婴拜师，我二姑嫁到邹县山区，夭折两孩，又添一子便抱到庙上认师父，结果孩子能吃能喝，手抓菜饭。至今袁村还有三十多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是和尚的徒儿。我的那顶小和尚帽由父母保存了二十多年，我上高中时，娘还给我看过，后来不知哪去了。

有了师徒关系，这个娃娃就是小和尚。小和尚的父母常往庙里送点粮食、零钱，也送旧衣服。庙后有几亩庙地，和尚种粮种菜，庙里的和尚有时二三位，逢饥年也饿跑和尚。民国初年有一位叫王了俗的和尚主持佛事，生活清苦，饥寒交迫，一件烂棉袍满是灰土，长年不拆洗。1967年我10岁回老家时见一个躬腰老头进了我奶奶院子，棉袍露着棉花，奶奶给我说快喊师父，我没喊，不懂什么师父。奶奶给他一块

【老照片】

□赵鹏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88年夏天，距今已过去了30年。1987年，我应征入伍，成为一名军人。第二年回家探亲，大侄子看到身穿军装的我威武潇洒，非缠着要与我照相，4岁的他自豪地站在木凳上和我并肩合影。大侄子从小崇拜军人，每当看到电视上出现军人的形象，就会立即模仿军人正步走的样子。

在部队时，我经历了一次抓捕行动。1988年12月7日，公安部向全国通缉的嫌犯韩永华、谷严龙携带盗取的两支五四式手枪，潜回原籍临清，寻机杀人报复。接到上级的抓捕命令后，我们携带五六式冲锋枪投入战斗。次日早上7点，接到群众举报，发现有两辆青年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经过唐元乡半圈村，正向河北省方向奔逃，相貌特征很像通缉令上的嫌犯。抓捕小组火速赶到该村，发现运河上有一座朝福桥，是山东省通往河北省的唯一通道，我们随即在小桥周围埋伏布控。正在这时，发现有两人共骑一辆自行车，向桥头驶来，正是要

煎饼。和尚缺粮缺菜，就遭到徒儿家找饭吃，那个贫困年月，百姓的孩子多，都难吃饱，和尚进门自己摸勺子盛饭，有啥吃啥，但也不好意思吃饱，吃几口就去另一个徒儿家再吃，煎饼卷咸菜喝开水，不论咸淡，填饱肚子就行。春节时，和尚给每个徒儿送两个包子吃，表示师父的心意。

唐僧及少林寺的和尚是在编的，吃财政饭，鲁智深靠威猛霸气酒足肉饱，小庙的和尚都是苦行僧，饥顿饱顿，孤苦伶仃。村里谁家白事，和尚都去上礼，这是佛家善行，保持施主关系，我先辈留下的几册清代、民国时期的吊唁簿上都有和尚的名字，同治元年的和尚叫广梅、青朴，光绪三年的和尚叫元清，民国时期的和尚叫王了俗。庙的始建年代无人说清，史料记载，明代以忠孝统治人的思想，清代康熙盛世，提倡释道儒，广建庙宇，民间的小型庙宇多是明清建造。民间习俗，先祖祠堂建在村内，寺庙建在村外，南方的寺院多供奉，鲁南乡间的小庙多供奉、道及历史人物，如文庙、武庙、人祖、华佗、龙王、火神之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人物，并非各村都建庙，而是一座庙供几个村的百姓祭祀拜求，百姓为了方便，在一个庙堂供奉多位神灵。古代建庙有几位大施主捐资，当地村民也捐助或出工。《滕县志》载“滕县古时寺庙祠堂建筑很多，滕县解放后，全县还有144处。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寺庙祠堂大部分被拆除。”

据族叔介绍，战争年代后庙也没清静，日军在后庙的东配房住过，骚扰百姓。日军走后，百姓怕再住军队，就把东配房局部损坏。1968年“破四旧”的政治狂风将这处几百岁的古建筑卷走，同时卷走的还有几百载的历史文化、时代记忆、民间信仰和传统工艺。拆庙的“革命群众”将神像用绳拉倒，掩埋在大坑里和尚心如刀绞，哭了几天。和尚无家可归无处栖身，村里在庙址上盖了一间草房让和尚遮风避雨，1973年，最后一位和尚王了俗贫病交加而终，徒儿们的父亲参加送葬，葬于庙北。正生叔表示，随着村庄住房改造，回过头看看古代的乡土建筑已是无人知晓，俺这代人走了，年轻人谁能说出咱村有个什么庙？

今年盛夏的一天，我又来到后庙遗址，寻觅着乡土文化与民俗，还想找找几代苦行僧出出进进的蜿蜒足迹。此时此刻还有一根悲痛绳索缠绕着我，年轻母亲抱着刚满月的我跪在大殿上虔诚求佛，免我夭折；可怜的娘50岁偏瘫，受尽磨难，当年没夭折的我又站在娘跪过的地方，寻觅那双虔诚的膝盖跪痕，可叹娘作古30多年了。我真无用，混到60多岁也未腰缠万贯，若能在庙台遗址上复建庙宇该有多好，可以把师父艰难的身影、无私的母爱及游子的绵绵乡愁统统装进去。



抓捕的持枪嫌犯。当两名嫌犯靠近桥头小屋的一刹那，埋伏在小屋内的武警战士一跃而出，将嫌犯扑倒在地，铮亮的手铐“咔嚓”地戴在他们手上，嫌犯身上的枪支同时被缴获。为此，公安部、武警总部签署了嘉奖令，省公安厅、聊城地区公安厅、临清市公安局联合为我们召开了庆功会。

2003年，照片上的小毛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空军第一航空学院，4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，成为一名空军少校军官。改革开放40年，我们家出了两代军人，这让全家人倍感自豪。

现代著名文史大家、批评家李长之(1910-1978)是山东利津人，清华大学毕业，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、金岳霖和冯友兰。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，著作有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、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、《迎中国的文艺复兴》、《苦雾集》、《梦雨集》等，同时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。

3岁那年，李长之随父母迁居济南。不少山东文史爱好者都有一个困惑，除了籍贯，李长之究竟和东营、和利津有什么关系呢？

虽然李长之年少即离开利津，但在1936年，李长之为梁实秋主编的《自由评论》撰写个人自传《社会与时代》时，花了很多篇幅描绘利津的状况。他说：“我生长的地方，是大家所不容易熟悉的一个地方。只有在两种机会，这地方或者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来。一是小学生考地理的时候，问及黄河入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大概要发现这个地名的；二是每到黄河闹水灾，我们的地方就将在报纸上大出风头了，因为常是嗷嗷待哺，为修堤、抢险、救灾、放赈的目标故。”李长之并非故意贬低家乡，相反正因他认识到家乡“没有名人、没有风景、没有出产，也不繁华”，认识到地方很苦，风、土和沙的侵扰大。他才要好好提笔把家乡和时代和社会联系起来。

当然，李长之本人对利津生活没有什么记忆。幸而在1936年那年，他76岁的祖父、49岁的父亲、48岁的母亲，一个个向他讲述利津的故事。于是，他知晓了他们家族的故事。原来1895年，李长之的外祖父就已经在利津拥有做经纪的“福盛和”行棧、买卖货物的“隆盛和”铺子，还有“聚盛和”银号，并且拥有几条海船，可见，他的外祖父家庭富足，而他的祖父在店里做掌柜，后来掌柜和老板结为亲家。不久，利津也闹义和拳、红灯照等，不过，李长之祖父的日子却慢慢好起来。1910年这一年是他祖父最得意的日子，他们在利津东街买了一处四个大院的房子，因房子在东街，故刚刚出生的李长之得了个乳名“东生”。那时利津的风俗，小孩出生庆贺的就有送鸡蛋的，他们家一个穷朋友就送了一枚鸡蛋，但他家仍觉得诚意满满。



后来，由于洋商势力的侵入，李家生意惨淡起来，以至于一家人常常吃小米。而受不了这生活的伯母自己会在房间里用洋油炉子煮面条吃，于是家庭闹了很大的别扭。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因为这点小事，家人就闹矛盾了。当时家境中上的李长之家庭尚且如此，一般利津百姓家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另外，在利津生活期间，李长之虽只有3岁，但在读过师范学校的母亲的教育下，李长之已经能认三百多个字，大门上、墙上、寿屏上的字他都认得。这时他祖父倒害怕起来，因为利津民间传说人的脑袋容量有限，怕把空占了。况且他还小，怕把脑子用坏，于是家人就暂停教他识字了。这段儿童教育的经历，对李长之以后特别关心儿童教育、与著名出版家王云五论战、向周作人取经，都不无关系。

正如李长之用“社会与时代”做个人自传的标题一样，个人、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。在时代革新的巨轮下，今天的利津，早已不是李长之笔下百年前的落后面貌了，但李长之的文章，仍对我们认识过去的利津颇有帮助。

【故人往事】

李长之笔下的利津

□尧育飞